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二年春正月己亥詔河北提點刑獄司自今歲調兵夫治河並親往督視之

辛丑詔樞密院自今勾當皇城司並選差人仍不許陳乞會要慶歷八年閏正月已有此詔

癸卯以歲饑罷上元觀燈

丙午占城國遣使來貢象牙二百一犀牛角七十九齎表二通一以蕃書一以中國書

丁未詔施州自今歸明軍校死者許子孫代守邉仍先給食鹽其衣襖須三年乃給之

己酉前殿中丞竇運復舊官運始丁母憂聞妖賊據恩州起從安撫司効用既而為有司劾奏勒停至是自論嘗從破賊有勞特復之

壬子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數以聞四年正月乃以聞

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並邊芻粟始加數給東南鹽而河北稍用三稅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即止已見是年年末及慶歷二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此據食貨志第三卷乃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香藥茶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旅不復受金帛皆

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稅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躍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為畜賈所抑鹽入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賤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詳定王堯臣王守忠陳旭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已上並據

食貨志第四卷志稱皇祐二年詔三司詳定於是王堯臣王守忠陳旭建對貼議而實録無之今附見命三人較出入數後三年正月始復行見錢

癸丑西南蕃王龍光澁遣使來貢方物以安遠將軍蕃落使龍光辦為寧遠軍大將軍寧遠將軍知静蠻軍節度使龍光凝承宣武寧大將軍龍異豈並為安遠大將軍承宣奉化大將軍龍異魯為武寧大將軍光辦等授官乃二月戊午今并書

丙辰御史中丞郭勸入内都知張惟吉藍元用同檢校

黄河故道工料以聞

二月乙丑遣内侍賜河東沿邊廵檢使北作坊使王吉金創藥時以本路安撫使王拱辰言吉前與西賊戰為流矢所中令疾發且甚故賜之　詔京東所選廂軍於本軍額上加教閲二字其征役同禁軍初安撫使富弼既選一路廂軍團成指揮欲加刺教閲字上不許止令軍額上加之

丙寅追封故宰臣王曾妻南陽縣太君蔡氏為莒國夫

人繼室贊皇縣太君李氏為沂國夫人魯弟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此事當考魯為宰相累年何以妻無封而子融追請之

戊辰詔三司在外禁軍凡郊賞折色並給以實估之直蓋舊制外禁軍郊賞估八百者為一千以給之

辛未復三班奉職王維德為左班殿直閤門祗候邕桂等州都巡檢使先是維德為環州都監與西賊戰敗羈管於新州起監廬州稅於道獲賊十八人特遷之

壬申詔雄州歸信容城知縣自今罷差京朝官其令本路轉運使舉武臣有才勇及曉兩地民情者為之

癸酉罷商州鑄青黃銅錢

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饗于明堂乙亥帝謂輔臣曰明堂之禮自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文彦博對此禮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之宋庠建明堂之議據春明録

甲申出內藏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

丙戌廣南西路鈐轄司請於邕州羅徊峒置一寨以扼廣源州蠻賊從之

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路寢乃大慶殿是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祠不當因循尚於郊壇寓祭

己丑詔以大慶殿為明堂　詔河北安撫轉運司按察本路知州軍治狀以聞從右司諫陳旭奏請也　命河東經略使王拱辰兼本路計置糧草

甲午遣官祈雨　保安軍言夏國以戰敗契丹來獻捷本軍以誓詔無汎遣人例已拒還之

戊戌詔羣臣毋得上尊號上謂輔臣曰比遇大禮輒加徽號豈稱朕所以奉神昭孝之意文彦博等曰陛下嚴父以配上帝則臣子亦有愛戴君父之心伏奏至於三

四上不從彦博又以請上固拒之乃奉詔

已亥詔祠明堂宜盡物以遵典禮自乘輿服御諸物務令有司裁簡之分遣朝臣詣天下名山大川祠廟祈雨

庚子契丹遣殿前副㸃檢忠正節度使耶律益彰德節度使趙柬之來告伐夏國還益自言契丹三路進討契丹主出中路大捷北路兵至西涼府獲羊百萬槖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衆惟南路小失利恐夏人妄說軍勝誇南朝然得邉奏皆以謂遼主濟河不遇賊無水

草馬多死耶律貫寧大敗於師子口惟劉五常獲陝西所陷屬户羌二十餘人因而來獻其言多俘獲蓋妄也實録備載遼主書今不取

甲辰詔宗室子生四歲者官為給食初詔五歲始給食知大宗正事允讓請且仍舊以三歲故裁定之

戊申遣官謝雨

己酉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貴州團練錢晦副之契丹主席上請

槩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勸槩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詩自置袖中　詔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能復取

辛亥刑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王洙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時宋祁楊安國張揆皆判寺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遷洙太常

癸丑詔以季秋辛亥大饗明堂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

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禮祠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而得辛亥吉蓋九月二十七也　命宰臣文彦博為大禮使宋庠為禮儀使樞密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龎籍為鹵簿使叅知政事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

乙卯命樞密副使梁適攝太尉望告天地於南郊樞臣望告非舊例重其事也時政府六員五員充使故以適奏告同告謝復增錫賚如五使焉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祁自序略曰上薄三代旁

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訛之繆者正之以合開寶一王之典聊佐乙夜觀書之勤其書自內降出尋復有詔進入

是月邇英閣講易師卦字有與御名同音者帝謂王洙曰此字何訓對曰訓正帝曰不須回避恐妨義理洙曰不敢臣子於君父之名臨文暫覩不無悚懼須至回避帝曰但正言之

夏四月丁巳朔禮院言按周禮夏后氏世室鄭康成云

堂上有五室象五行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崔靈恩亦如之今請如崔鄭之說設五慶於大慶殿又按舊禮明堂五帝位皆為幔室今旁帷上幕宜用青繒朱裏其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今宜飾以朱白繒從之

庚申詔河北轉運司沿邊四榷場有能察捕得北界刺事者當重賞之

壬戌河北人張用為奉職張顯王昇並為三班差使殿

侍初河北沿邊安撫司言用等各捕得兩地供輸人馮均常往來邊郡探事以報契丹均既處死乃賞用等

甲子沙州普克都木薩本等來貢玉

乙丑內出手詔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即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故太祖雩祀太宗真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

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況比年水旱地震稼穡不登移郊為大享蓋亦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月日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因謂文彦博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彦博曰惟上聖至明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彦博奏詔書所定親獻之禮周於五天帝神州比圜丘之位陟降為勞

請命官分獻帝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
神位未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
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壝内外者列於堂東西廂
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圖以聞
丁卯契丹國母遣安遠留後耶律可久給事中龔湜契
丹遣奉國節度使耶律覇右諫議大夫李軻來賀乾元
節
戊辰降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權知

開封府錢明逸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張式知岳州推官屯田員外郎李舜元通判壽州先是醫家子冷青自稱皇子言其母嘗得幸掖廷有娠而出生青都市聚觀明逸捕得入府叱明逸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為起既而以為狂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言青留外惑衆非所宜朝議欲遷之江南翰林學士趙槩言青言不妄不當流若詐不當不誅即詔槩與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追青窮治蓋其母王氏嘗執役

宮禁禁中火出之嫁民冷緒者始生女後生青青不調漂泊廬山數為人言已實帝子故浮屠號全大道者挾之入京師欲自言闕下皆論不道誅死明逸坐尹京師無威望又有婦人鄭氏以罪繫獄而為獄吏榜之墮足死故與式舜元皆及於責式丹徒人絳億子也實録云青與具黨高繼安皆處死據明逸傳云浮屠全大道不知孰是按何郯包拯奏議並稱高繼安拯稱繼安乃放停軍人先因罪決配鄜州尋却入京託病放停專以幻術交結權貴恐繼安即全大道也冷青醫家子據李清臣墓碑又按錢明逸傳稱青不調未詳醫家子何故不調當考

涇原經略司言生戶都

首領納隆男阿斯昺擧族内附

丁丑左侍禁折繼祖爲西染院使知府州折繼閔病亟請以繼祖代之繼祖其弟也　以渭州姚家堡左第一指揮十將張遂爲三班奉職仍賜襲衣金帶遂自言王沿知渭州日嘗與百姓范仁美持沿書入西界反間葉勒約噶兄弟事覺仁美被殺遂配居攤糧城及契丹西伐獲遂以歸乃録之實録云事覺葉勒等三人皆從誅沿王沿以康定元年十一月知渭州慶歷二年十月降虢州四年十一月卒于河中葉勒等被誅乃元昊既稱臣後又葉勒等自以謀殺元昊故

族不因謀內附也張遂所言必妄或果嘗與范仁美共持王沿書欲反間葉勒等本無內附意遂反間而不效又坐拘因偶得生還而葉勒等已死因冒為己功朝廷以契丹故不加覈勘姑録之耳种古訟王嵩亦此類也且遂與仁美俱持王沿書入界仁美獨死遂獨生殊不近人情由此觀之遂所言持沿書要不可信今姑仍其舊實録并載葉勒等三人皆坐遂反間被誅蓋舉信遂言今特削去三人被誅事稍加删潤使前後不相牴牾

壬午詔輔臣與禮官相視設神位於大慶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太祖太宗真宗位在東西面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

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於郊壇為第一龕位）五官勾芒以下設於明堂廷中少東南別為露幄五緯十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嵗星真枵鉤星以下七十二位於東西夾廡上版設（於郊壇為第二龕位）二十八舍黃道內天官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百七十九位於丹墀龍墀道東西版設（於郊壇為第三龕位）黃道外天官及衆星五方墳衍原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北為上（於郊壇為

内壝之内外位倣古明堂之制又稍與壇壝位敘相類云此據皇祐明堂記乃五月丁亥朔禮院奏請詔可今附此本志取明堂記儀注尊罍籩豆之數具載之獨略此段恐失輕重之義蓋尊罍籩豆之數職在有司神位則由仁宗聖裁故也初禮官言按通禮昊天配帝用蒼牲二五帝五人帝各依方色用牲十緣國朝南郊雖神位至多亦止用犢四羊豕各十六今明堂請用七犢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羊豕各五薦五人帝既報可尋詔合祭並侑及親獻五帝神州禮官請更增四犢凡用犢十一羊豕亦依郊例各用十六薦日月以下

從祀神位從之用犢七羊豕各五據明堂記在三月甲辰用犢十五羊豕各十六在五月癸巳今并附此

五月丁亥朔禮院上新作明堂禮神玉及燔玉初上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今獨有燔玉無乃於祀典闕乎文彦博對曰唐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因請下有司求良玉而作禮神玉於是造琮璧等九器祭已則藏之而燔玉止用珉蓋唐以來禮神之玉已不復備上曰朕奉事天地祖宗豈於寶玉有所愛其

令有司備製之時沙州適貢玉乃擇其良者製為琮璧等九器其黝璜尤粹溫祭玉之備始于此

戊子遣户部判官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河東路計置糧草及處置盜鑄鐵錢　徙江南西路轉運使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唐詢為福建轉運使時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許元請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皆曰申如所屬詢爭以為不可朝廷方委任元故徙詢

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　封兖州尼邱山神曰

毓聖侯

丙申詔國信司罷三番使臣自契丹通使其接送使人皆自京差三番使臣而沿路州軍大困於須索諫官包拯吴奎極言其擾既罷遣三番而頻置什物並令沿路州軍官自辦之　御史何郯言伏覩朝廷昨降指揮廢罷迎送北使三番使臣只令河北州郡逐處供應議者謂於事便利莫兹為大近知有臣僚上言請盡復舊此不恤民隱之甚者縁河北州郡自積年供應三番往來

為諸司上下乘便刻剥其勾當公人破敗家產及死亡流移者不可勝數况今累嵗災傷民力不堪其獘幸而朝廷優恤特行更改若復仍舊獘但以數郡生靈性命奉三番諸司上下誅求爾於事何益朝廷前詔罷之善矣伏望明聖堅斷不為浮議所移庶一路之民有息肩之望何郯奏議令附見吳奎明年十月云罷三番才兩月間輙復紛紛當指此也

丁酉明堂禮儀使言將來行禮請皇帝初詣昊天上帝位次皇地祇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神州地祇位奠

玉幣次詣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其酌獻之序亦如之

又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而

五帝各用本音之樂並從之

壬寅置岢嵐軍草城川天窊村廵檢使臣一員

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

高其衆皆遁伏山林詔本路嚴備之

己酉内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降神曰誠安皇帝升降

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

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幣亦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三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成功睿德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

庚戌詔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

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己未内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宫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黄鍾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黄鍾宫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

曲合宮歌並肆于太常案宋史樂志作肄于太常原本肄字誤作隸今改正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鍾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其

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簴者盖取十二鍾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為一簴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簴者以一均清正為十四宫商各置一副是為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簴者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等各有所施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黄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盖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為

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强是為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則為宮則黄鍾為角南吕為宮則大吕為角無射為宮則黄鍾為商太簇為角應鍾為宮則大吕為商夾鍾為角蓋黄鍾大吕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鍾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墮

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黄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案原本脱去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

聲者二句文義未完今據宋史樂志及薛應旂續通鑑增入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丁卯以御撰黄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之

戊辰贈貴妃張氏母越國夫人曹氏曾祖旭為祕書丞祖靖為祀部員外郎

己已再頒先朝祈雨雪法令所在置嚴潔處

庚午詔舉官為縣令自今河北陝西轉運使副歲各舉十二人提點刑獄各六人河東京東西淮南轉運使副各十人提點刑獄各五人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益利梓轉運使副各四人提點刑獄各四人夔州路轉運使副四人提點刑獄三人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各六人府界提點刑獄三人知開封府并諸州府軍監各一人仍止得舉所部官初同提點京西刑獄

張易官臨淄將代并舉縣令十六人上因謂輔臣曰縣令與民最近故朕設保舉之法今易所舉猥多必以請託故也遂令裁定其數九朝紀事本末上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矣中書未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其甚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彥博等慙謝而退於是自鄂州伍開台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

辛未判亳州宣徽南院使建武節度使郭承祐落宣徽南院院使諫官御史言承祐前在南京給糧不以次置陳取新苟悅軍士擅留綱糧及批書宣頭不發戍兵越

法杖配輕罪借用翰林器出入擁旗槍以禁兵擬周衛體涉狂僭無人臣禮故也吳奎傳云奪承祐宣徽使仍詔自今后妃之家不得為執政官奎傳誤也此詔乃緣張堯佐非承祐今不取

壬申判延州李昭亮請陝西沿邉小堡寨無使臣管勾者並更為鋪從之

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實録云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按陳吳此時實為右司諫十月壬申乃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今但云諫官庶不失事實比年以來陰沴過甚水壞城郭地復震動大河決溢沉溺者衆是皆羣小

之道盛也雖陛下精誠感發未能遽然消伏何者天道福善禍淫與衆同欲則依從己之欲則違今億兆之衆皆謂三司使張堯佐凡庸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是非倒置職業都忘諸路不勝其誅求内帑亦煩於借助法制刓弊商旅阻行而堯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來災沴實自斯人臣等竊以任用堯佐以來百怪漸露是上違天意也萬口交譏是下咈人情也違天意則善應差殊雖禳祈禱祀無以益也咈人情則治風頹敝雖督

率糾正無以拯也陛下何庇一堯佐上違天意下咈人情而穏成危機者乎實為陛下痛之親昵之私聖人不免但處之有道進人合宜使不踐於危機而常保於安地斯為得矣若不卹人言罔顧天戒禍不止其人又貽患於國家前古得喪之迹甚多願陛下留神究觀焉

包拯又言臣近以天下財用公私匱竭而主計之吏內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乞精加選擢委任能臣免致將來敗事兼吳奎陳旭等累曾論列終未蒙施行竊緣三

司使張堯佐早緣恩澤驟陟華顯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隳廢利權反覆公私困敝中外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事權又況庸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所害矣臣伏見國朝自祖宗以來當絡廪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等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況今上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久居是職失天下之望誤天下之事臣實為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他職別求

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效一二年間庶幾可濟不然則懼貽陛下之深憂也且宗社至重財用至急而安危繫焉惟陛下特留聖意

庚辰特封貴妃張氏第八妹為清河郡君

辛巳屯田員外郎呂公著同判吏部南曹公著夷簡之子也嘗召試館職不就於是上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因賜五品服

癸未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以第降一等杖以下

釋之

乙酉同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劉舜臣上明堂議并圖一卷此據明堂記及會要

是月上講書邇英閣因謂侍臣曰古有遷民於寛閒之地今閩蜀地狹其民亦可遷乎丁度對曰律令故在但有司不能舉行爾太祖嘗徙太原民千餘家於山東太宗又徙雲應寰朔之民於京西諸州西北之人勤力謹儉今以富稱於鄉里者多當時所徙之民也民固安土

重遷若地利既盡要無可戀之理蜀民歲增曠土盡闢下户才有田三五十畝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即轉死溝壑誠可矜惻臣以為不但蜀民凡似此狹鄉皆宜徙之寛鄉計口給田復其家如律令實利農積穀之本也上納其言乃詔京西轉運司曉告益梓利夔福建路民願徙者聽之此據會要稍删潤之

秋七月丁亥贈美人尚氏為充儀此可見復召尚氏入宫事迹也

戊子出御撰明堂無射宫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

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徹豆用之此段恐與六月己未相重當考據本志果不相重

丙申辛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第問疾入見于卧内擢其次子西上閤門副使�為閤門使以所居第賜之并給官舍僦錢五千及卒又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特輟視朝五日制服苑中謚恭僖御撰神道碑仍篆曰親賢之碑及其妻卒亦輟朝成服上以

章懿太后不逮養故襃寵外家皆軼常等用和緣帝舅起民間位將相而能小心静默推遠權勢闔門謝客亦其所長也

壬寅曹州言太子少師致仕任中師卒贈太子太保謚安惠

丁未上封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黄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

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為角獻青帝仲呂為徵獻赤帝林鍾為宮獻黄帝夷則為商獻白帝應鍾為羽獻黒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王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九至一百七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贊善臣莊承籛

謄錄監生臣卞爾嚴

謄錄貢生臣王　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九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二年八月乙卯朔詔罷祀前一夕警場先是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靜恭之意下禮院議曰警場本古之鼓鼜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乘輿宿齋儀衛本緣祀事

則警塲亦因以警衆非徒取觀聽之盛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虔恭祀事帝曰既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邇於接神宜罷之

丁巳再降知亳州建武節度使郭承祐為許州部署承祐既落宣徽使言者謂不當更令知亳州故再降之

戊午録權邕州同廵檢右侍禁李江子得用為三班借職以江與蠻賊戰没也

己未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何郯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漢州郯以母老請之將行上疏曰臣伏見三司使禮部侍郎張堯佐慶歷三年冬從開州來是時猶作南宮散郎自頃至今不五六年間遂歷盡要近迺尹京邑迺司計籍緣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過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不復以才能許之況三司使位望任使為二府之亞跂步便至今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饗訖事衆議謂陛下以酬勞

爲名必當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衆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當是之時陛下欲決用堯佐則當黜言者若聽用言者即須罷堯佐酌之兩途必難並立然用堯佐而黜言者則累德聽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欲聖躬無所損外戚無所怨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處之正得宜也前古外戚成敗之間其鑒不遠崇寵過當則不免禍咎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咎安全不惟其家繫

之抑亦國隨而興衰也此書傳所載不可悉數陛下聰明固宜監觀往事以為社稷之計前歲陛下備禮册命貴妃外廷紛紜已有物議然臣當時未嘗論列者蓋以天子列嬪妃之位明著典章若不干預政事置亦無害今用堯佐至三司使已是預政事況欲進處二府則天下之議當以為如何堯佐進用與否固亦未測陛下之意然而已進用而後言縱能追罷在人臣頗獲直名於陛下已損盛德固莫若先事而言兾陛下審處其事使

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道兩得之矣臣以言責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廷大體及大姦大蠹無不論列蒙陛下多賜採納今以親老方將外補唯於堯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建一言則異時臣負懷情不盡之責故於將行不敢默默而復布腹心焉伏望陛下幸採臣章俯從公論不徇一時之愛以全千古之名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載德美之盛與夫寵一人而失天下之心者不同日而論也　又言臣伏見朝廷以文武官

入流無限審官三班院流内銓皆除注不行故嘗詔羣臣博講利害以求省官之策今選人改官已增立年考胥史出職又議塞他岐唯貴勢奏薦子弟不加裁損則除弊之源有所未盡臣檢會文武臣僚奏薦親屬條制文臣自御史知雜已上武臣自閤門使已上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親屬一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郎中至帶館職員外郎諸司使至副使遇郊禋得奏親屬一人總計員數自公卿下至庶官

子弟以廕得官及他横恩每三年為率不減千餘人舊制雖以服紀親疎等降推恩然未立年月遠近為限所以恩例頻數臣僚廕盡近親外多及疎屬遂致入仕之門不知紀極漢法保任唐制資廕本只及子孫他親無預又不著為常例今本朝沛澤至廣人臣多繼世不絶恩固甚厚然事久則弊生亦當改張以救其失臣欲乞令後文武臣僚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朞親候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

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官序每遇郊禋得奏薦親屬之
人除子孫依舊外朞親候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
屬候三次遇郊禋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内可
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
汰而自清矣朝廷嚮來已曾更改資廕條制然而親子
孫亦以限年釐革是致人心嗟怨遂即復故臣今所請
以奏薦疏數為等降皆緣人情蓋人情於近親則恩甚
厚於疎屬則恩漸薄今既許近親依舊制其疎屬止以

年月遠近為限不盡陽絶酌於衆心計亦無怨惟聖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或可塞其邊臣及路分合得恩例即乞仍舊如許施行乞候過今秋大饗後為始鄭論恩澤等級不知何時皇祐四年九月釐革舊制其後遂罷聖節奏補或自此始也今附見俟考

辛酉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都磨勘司吕溱為右正言何郯言溱未嘗磨勘特遷之

癸亥出内藏庫絹一百萬下河北都轉運司權易大名府路安撫司封樁錢市糴軍儲仍遣權度支判官屯田

員外郎董沔往計置之

乙丑命開封府判官侍御史張中庸往中牟縣修疊汴河堤岸　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奏建昌軍草澤李覯撰明堂圖義覯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令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而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録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覯嘗舉茂材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　贈宣慶使

入内都知麥允言為司徒又詔特給鹵簿

丙寅福州草澤鄭叔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饗冕服之義鄭叔豹當考不然削去

丁卯以明堂禮近罷秋宴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李璋為起復雲麾將軍黔州觀察使步軍都虞候西上閤門使李珣領文州刺史濵州刺史駙馬都尉李瑋為起復雲麾將軍保州團練使瑋辭不拜

己巳詔水災州軍令逐路轉運司體量蠲減租税以聞

初鹵簿使言明堂大饗用法駕之數減大駕三分之一得兵部狀大駕用萬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法駕減其一用萬有二千一百七十人檢大中祥符元年封禪法駕人數即用萬有一千六百六十一人本部令無法駕字圖故本又文牘散逸雖麤有此數較之禮令未能裁決望令禮官與兵部官同共詳定乃定法駕鹵簿當用萬有一千八十八人辛未鹵簿使上所定字圖詔可

知諫院陳旭等言屯田員外郎睦親宅都教授阮逸嘗

建言作錢葆飾以翠羽具藉以鹿皮欲與錢兼行且錢幣為用天下之大命也其輕重有權與物適均乃能下流而不窮昔張湯為漢武帝巧製皮幣取譏後世況逸之譎恠尤甚豈可用之聖世以開姦詐之心哉上然之

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於明堂請罷立冬之祭上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故止罷祭神州地祇

庚辰命觀文殿學士兵部侍郎丁度為軒轅位獻官資

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王舉正爲炎帝位獻官先是禮官言明堂五帝及日月天皇北極既升祀於堂𫍯皇帝親獻之位請差清望官爲獻官上以軒轅聖祖之別號炎帝感生之帝配故命二府舊臣分獻之

壬午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李柬之爲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李綬副之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臨潁李兊爲契丹生辰使供備庫副使李賡副之鹽鐵判官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孫瑜爲契丹國母

正旦使閤門通事舍人王道恭副之司勲員外郎判三司開拆司膠水寇平為契丹正旦使内殿崇班閤門祗候鄭餘慶副之

是月深州言大雨壞民廬舍

九月丁亥帝服靴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閲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皇帝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録賜羣臣又出新制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

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合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既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於明堂然世鮮知音者其令太常益加講求

辛卯詔明堂禮畢並以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賜夏竦王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

癸巳詔近臣宗室及館閣臺諫官三司開封府推官武臣刺史以上赴迎陽門觀先朝御書

丙申詔太子太保致仕杜衍太子太傅致仕任布陪祀明堂令應天府以禮敦遣仍於都亭驛錫慶院優備供帳几杖待其至衍手疏以疾辭布將就道始辭以疾並遣中使齎賜醫藥

庚子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仍詔祠畢藏於宗正寺　皇城司上新作文德殿門香檀魚契以左契留中右契付本司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嵇頴為翰林學士未及謝辛丑卒

即其第賜告敕襲衣金帶鞍勒馬及明堂賞物張貴妃之父堯封嘗從頡學所為文多納頡家及貴妃為修媛令其弟化基詣頡求編次堯封文藁為序以獻頡不答亦不以獻

時積雨彌旬帝精禱禁中甲辰齋於文德殿天日澄霽人情胥悦

已酉朝饗景靈宫

庚戌饗太廟

辛亥大饗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從祀如圜丘大赦文武職官故分司致仕官並特與轉官內臣入仕及十年亦與遷改即不為永例　詔內降指揮百司執奏毋輙行敢因緣干請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初議肆赦帝謂輔臣曰卿等廣詢民間利病著為條目務從寛大以稱朕勤恤之意又曰比有貴戚近習夤縁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絶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嚴切禁止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輔臣對曰陛下躬行大祀

以新庶政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實天下幸甚然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仍别為手詔與赦同降陳旭傳稱執奏内降由旭建請當考　先是屯田員外郎廬陵彭思永入為侍御史極論内降之弊以為斜封非公朝所宜有及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書百官皆遷官者思永從駕宿景靈宫亟上言不宜濫恩時張堯佐以親連宫掖驟進王守忠以出入禁闥被寵參知政事闕貟堯佐朝暮待命而守忠亦求為節度使思永欲率同列言之或曰宜待命行思

永曰寧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朝廷之失矣
遂獨奏陛下覃此繆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
悦衆人爾且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疏
入上震怒詔詰思永安從得此諫官吳奎言御史許風
聞事有非實朝廷能容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若必窮
主名則後無敢以事告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中
丞郭勸亦言思永納忠不宜深罪上寤不復致詰思永
尋罷侍御史以司封員外郎知宣州而堯佐守忠之議

遂格思永罷侍御史不得具時為司封員外郎乃十月丁卯也今附見此更須考之　郭勸傳云祀明堂將加中外官勸就齋次帥羣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思永傳乃云思永獨奏或是思永獨奏堯佐守忠羣御史但泛論羣臣不當加官也今兩存之

先是宣慶使遂州觀察使入內都知麥允言卒贈司徒安武節度使又詔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令後不得為例同知禮院司馬光言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

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過絶於人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以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謂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為之送終鼓吹簫鐃烜赫道路是則揚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為榮也惟陛下思仲叔于奚之傳埀意孔子之言則知

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無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據會要允言以八月贈官司馬光奏不當給鹵簿在九月十四日今附九月末光奏之從否當考

冬十月丙辰宰臣文彦博加禮部尚書宋庠加工部尚書樞密使王貽永加鎮海節度使進封鄧國公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英國公夏竦為武寧節度使進封鄭

國公保靜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王德用為集慶節度使封冀國公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程琳為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寧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汝南郡王允讓為平江節度使兼侍中武康節度使北海郡王允弼為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德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為鎮江節度使同平章事　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高若訥並加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梁適加給事中

初議覃恩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

今又啓之何也彦博不聽若訥卒亦以恩遷官

癸亥景福殿使武信留後入内都知王守忠為延福宫使入内都都知實録但云都知本傳云都都知按守忠慶歷元年六月已為都知此必遷都都知實録偶脱爾當更考詳

甲子宗室八十七人並遷官舊制金吾衛大將軍在左右衛大將軍之上令有自金吾遷左右衛者蓋中書失之也兄十一弟六姪五十一孫十九人數更須詳考

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

辛未詔宰臣文彦博宋庠參知政事高若訥史館檢討王洙編修大饗明堂記

乙亥燕京畿父老一百五十人於錫慶院

是月美人楊氏為婕妤景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至是復進位號 詔自今諸處毋得申奏及發遣念書童子赴闕寶元元年六月可考

十一月乙酉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親閲大樂而言者以為鎛鐘特磬大小與

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名之瑗本傳云并名阮逸實録無之案逸此時實教授睦親宅當考　會要九月五日詔鎛鐘特磬未叶音律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寺檢詳典禮别行鑄造而實録無此

丙戌詔河東秋稼大豐其令三司廣糴邊儲

戊子命權御史中丞郭勸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放天下欠負

壬辰賜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元進士出身上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八州

軍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令許元累上章求觧朕思之不若奬勵以盡其才故特有是賜

丁酉邇英閣講易无妄卦帝曰无妄之疾何云勿藥有喜楊安國對曰凡疾之所起由有妄而來九五居尊得位爲無妄之主天下皆無妄而偶有疾非已所致病當自損可勿藥而有喜也若人主剛正自修身無虛妄而偶有災若堯湯水旱非已所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

必欲除去不煩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治之雖知災未可息且順民心鯀功不成者災未息也禹能治水者災欲盡也是亦勿藥有喜之義也今河水圮決歷五十年後天下兵民耗天下財用未嘗息大河亦未嘗復故道也而兵民頓弊何啻百千萬計地財委盡何啻億萬萬計恐民不堪命國力不繼臣以為大河圮決自古為患當如堯舜務順民心順時修德其災自息亦勿藥有喜也

戊戌給事中權御史中丞郭勸罷為翰林侍讀學士勸初就明堂齋次帥衆御史求對論羣臣不當遷官不許乃上疏極言之訖不從於是以老求解臺任許之名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田況權御史中丞況未至又命勸管勾御史臺事管臺事在二十四日丁未今并書勸以老求罷據御史臺記

益州自李順王均再亂人心易揺守得便宜從事多擅殺以為威雖小罪猶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況在蜀逾二年拊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東遷蜀人

尤愛之以繼張詠王安石誌況墓云蜀人以況繼張詠又謂況所斷治爲未嘗有誤今從本傳削此等語

庚子徙知徐州工部郎中王逵爲淮南轉運使諫官包拯言按王逵累任荆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轉運使並所爲慘虐黜降差遣昨任河東轉運使放恣愈甚於前未幾降知光州又改今任雖該霈澤棄瑕録用然慘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行事布在朝列無不具知固非曖昧且陛下軫恤生靈惟恐不及豈忍以一方民吏俾王逵

殘害伏望聖慈特追寢前命且令依舊知徐州不報拯又與陳旭吳奎相繼論列凡五奏訖不報

是月詔觀察使已上自今依大兩省待制例經兩次郊禮許一次將弟姪子孫恩澤奏補異姓骨肉此據會要

閏十一月丙辰出内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便糴糧草先是河北頻年水災朝廷蠲民税幾盡至秋禾稼將登而鎮定復大水緣邊尤被其害上憂軍儲不給故特出内府錢帛以助之

丁巳内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髙祖造邦至太宗時祖孝孫考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髙遂令和峴減下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

士罕專歷古研覃亦未究緒頃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兹意宜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宫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譜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

通古令顧令預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置局乃丁卯日堯臣上言乃庚午日令從本志並書不出其日

戊午河南府言前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張觀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初為秘書郎其父居業從事方州因上言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遣其意觀蚤起奉樂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易也居喪哀毀過人既練而

卒

己未三司使戸部侍郎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宫使資政殿學士尚書左丞王舉正本官兼御史中丞改命田况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　是日詔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職任此據本紀

庚申又加張堯佐同羣牧制置使

辛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衛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甫並進士出身堯佐之子也　賜汴河治堰卒緡錢

是夜秀州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起

癸亥知諫院包拯等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奉承祖宗謨訓未有失道敗德之事陛下固知之乃五六年趐擢張堯佐羣臣皆竊議於下然而迹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何以言之盖女謁近習動伺陛下之所為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嚮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誼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宫之

過此豈愛君之心哉且以本朝故事言之昭憲皇太后誕生祖宗有基命之烈其諸弟杜審肇輩窮老纔有一得節度使者雷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得宣徽使李至於先朝有東宮之舊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裁用為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李士衡以尚書左丞為三司使以及陛下之朝李維為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陳堯咨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並止換觀察使夏竦歷兩府自三司使戶部尚書止得散節度使後

二年方加宣徽使鄭戩亦曾任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後方得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令堯佐謂之親孰若杜審肇兄弟乎謂之賢而功孰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使并以與之若非內外協應蒙惑攘竊寧至此哉堯佐叨據如此慙羞不知眞清朝之穢汚白晝之魑魅也况下制之日陽精闇塞天道固於人事不遠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割愛情追寢堯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使擇與其一仍罷

羣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順人情而重新盛德矣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儒懦或逡遛退避動經浹旬則堯佐之命必遂行論諫弗及矣甲子舉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堯佐不當其疏曰臣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均以堯佐素乏材能徒以寘緣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須材以辦經費堯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

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加崇寵轉踰於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夫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宫踈戚庸常之材過授寵渥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紛紜固當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日覬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祗受其意尚若不足繼有邀求不虞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

私後宫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宫戚屬不令事勢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息中外之議伏以陛下自臨御已來孜孜勤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柄由此遂紊四方駭任人之失三鄙萌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適覩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聖慈開納速降指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補遠郡

疏入不報戊辰朝退舉正留百官班廷諍復率殿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及諫官包拯吳奎於上前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上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唐介傳云堯佐一日除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三使所稱七人蓋中丞王舉正殿中張擇行唐介諫官包拯陳旭吳奎餘一人未詳時李兊實為知雜御史而兊本傳不載兊嘗有言當考

又張耒明道雜志云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使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麤官何用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麤官上竦然而堯佐之命竟罷陳升之此時作左司諫不為中丞唐介實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張堯佐卒除節度使初除又不在嘉祐間表所志差誤令不取　熊克九朝通畧據是時乃王舉正為中丞堯佐罷宣徽景靈二使而節鉞如舊雜誌誤也

已已詔近臺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及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臣若優與官爵於體差便遂除宣徽使淮康節度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令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於喧譁在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率上殿並先申中書取旨時上怒未觧大

臣莫敢言樞密副使梁適獨進曰臺諌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宫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中書取戒厲據梁適本傳及王珪所作適墓誌今正史並改作戒諭雖稍文然恐失事實今特存本語詔諸路走馬承受如擘劃過邊上利便事件不得理為勞績仍令入内内侍省選差廉謹穩當之人兼不許指射會要閏十一月二十六日事

十二月甲申朔詔班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初宰臣宋庠

言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寧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頹陵終不可復睿心至意形於歎息臣每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且未信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徒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

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夫建宗祏序昭穆别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差是過於為孝殖產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與民爭利顧不以為恥逮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為孝也以爵服承襲之間小違古因放而不復又所謂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也諸儒之惑不亦甚乎乃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審度而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議官正二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

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簽書院事
見任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宫少保以上皆立
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孫襲爵世降一
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别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
主其子孫承代不許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疏遷祧始
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三廟廟
因衆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
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

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既如奏仍别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

戊子遣官祈雪

己丑詔知制誥曾公亮李絢看詳諸州軍編配罪人元犯情理輕重以聞　初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貫賑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税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

詰關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為特敕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同判刑部孫錫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舊制判刑部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錫獨不往視法何如耳錫真州人也孫錫事據王安石墓誌附見錫先見慶歷八年

甲午知制誥胡宿言事神保民莫先祭祀比年以來水旱相仍竊意有所未至也望令天下具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增秩之春秋以時禱祀詔可

戊戌邈川首領保順西河等軍節度使嘉勒斯賚遣使來

貢方物

丙午雪

丁未遣官謝雪　賜念書童子曾天麟等四人出身

戊申契丹國母遣崇儀節度使蕭槩四方館使榆州團練使劉從正契丹遣昭德節度使耶律素太常少卿李翰等來賀正旦

是歲天下上戸部主戸六百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口一千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一客戸三百

八十三萬四千九百五十七口六百五十六萬四千一百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三年春正月乙丑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問疾

庚午詔翰林醫官院日輪近上醫官一員總領諸科醫官以備應奉

乙亥詔兩浙水災州軍四等以下户稅特與倚閣 降

大理寺丞譚輿王鑑為幕職官遂小監當初輿鑑自言赴銓磨勘當在祀明堂前與閭邱孝修等一甲引見而為有司繼為二甲致改官不得與覃恩請如孝修例更遷一官上疾其倖求故降之

丙子詔江寧府揚州廬州洪州福州並帶提轄本路兵甲賊盜公事益屯禁兵仍分淮南為兩路揚州為東路廬州為西路

戊寅以辰州溪峒彭師寶知上溪州仍令乾元節貢獻

如舊師寳仕義之子也盖自咸平以來始聽溪峒二十州貢獻歲有常賜蠻人以為利有罪即絶之慶歷四年仕義以罪絶貢獻其後數自訴求知上溪州至是始許焉　涇原經畧司言自修德順軍水洛城底石門堡而生户蕃族多出内附請遞補職名仍月給俸錢使為屬户以捍邊從之

二月壬午朔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固辭之　審官院言通判員多闕少今定藩

府州軍凡五十一處請各差京官一員為簽判及端封等二十二州知州邕桂宜三州通判舊制就移知縣人為之今請先用通判從之

乙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儂智高請內屬詔轉運使與本路提點刑獄鈐轄司具利害以聞初交阯發兵討智高不克轉運使新喻蕭固遣邕州指使亓贇往刺候而贇擅發兵攻智高按原本脫往刺候而贇五字文義未詳今據宋史蠻夷傳增入為所執因問中國虛實贇頗為陳大略說智高內

屬乃遣費還奉表請歲貢方物朝廷以其役屬交趾未聽也固言智高必為南方患願賜一官以撫之且使抗交趾詔問固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不內寇則具以聞固言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如智高者宜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得以閒而無事矣朝廷訖不從固言蕭固云云據王安石墓誌增入

丙戌文彦博等上明堂大饗記二十卷紀要二卷上為之序鏤版以賜近臣編修官王洙加史館修撰仍侯知制誥有闕除之

己丑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使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甲午詔曰韶夏濩武帝王殊稱漢樂曰大予唐舞為七德制各象德朕所慕焉前詔執事考正鐘律定一代之述作章祖宗之謨烈而稱號缺然未副其實其令兩制

及禮官參稽典制議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閲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廟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己亥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初四稅法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内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稅四稅二法並行於河北未幾

茶法復壞芻粟之入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畜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北市售三千倍為六千又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北售錢三千者才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知定州韓琦及河北都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

百八十八萬餘石緡五十六萬餘團而費緡錢一百五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榷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見錢法可之仍一用景祐三年約束又懼好事者之横議也庚子下詔曰朕惟古之善為國者使變通不倦而公私相足

比者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本末相橫吏緣為姦故詔近臣考决大議令利害曉白尚慮輕肆之人仍舞空言幸揺其端夫利百而法乃變令下而議不起然後民聽不眩而憲度行焉自今有依前事為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用若其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此並㩀食貨志第三卷與實録會要小異今但從志大抵食貨志第三卷叙茶法第四卷叙鹽法兩法或不相關往往重出茶法貼買即鹽法對貼也鹽法對貼已見皇祐二年正月嘉祐元年閏三月辛丑又下詔戒妄陳濟邊之策詞意與此

不異不知何也自慶歷八年十二月初用董沔言行四稅法至是復行見錢法葢不滿三年志云不十年間恐誤今改云未幾初用鹽鐵判官董沔議河北便糴沿邊行三稅法內郡行四稅法國子博士監榷貨務薛向言祖宗之法塞下入粟三司出茶鹽香藥象牙雜物稱其直號三稅法內郡則轉運司以常賦充今改用四稅是歲常倍出中都錢而茶鹽香藥象牙之物出多而用有極則價賤而不售官私兩失其利尋下其議而議者共主沔議向又作編年書述祖宗以來河北三稅及見錢利害書

奏不報不三歲榷貨務積交引錢七萬貫未有以償而山場榷務茶江淮鹽中都香藥等物富商爭以財算而三邊之糴不行朝廷始命王堯臣等詳定向為檢閱文字乃黜沔補外郡而復見錢法且委向置場支榷貨務積交引錢以捄其弊詔擢向大藩此據范育所為薛向行狀及呂大防墓銘并向附傳王堯臣等詳定見皇祐二年正月薛向用見錢和糴在嘉祐元年十月

丙午涇原經畧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初安期選弓箭手萬三千人分隷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稔名至

州大閱技擊精強且言可當正兵五七萬既圖上陣法乃降詔奬諭安期傳云簡弓箭手分三等得驍勇萬人為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之法由是土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閒田募人耕種歲得穀百萬石以備賑發名曰貸倉

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史館修撰宋祁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也受富民金為偽告敕事敗繫開封府獄人傳以為語連越國夫人知開封府劉沆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執政以妃故亦不復詰獄具中書遣比

部員外郎杜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旭權倖切齒於樞先是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不當樞乃出班問曰樞欲先問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留班舉正告之故樞曰用此留樞可也至是盖累月執政白以為罪黜監衡州稅樞杞之弟也杜樞事不得具時附見宋祁出知亳州後龍川别志云樞録問駁正特旨不録問按本傳則樞未及駁正也盖先言之爾别志又誤以王舉正為包拯又謂宋庠奏樞越次妄言故坐責而正史但云執政不出庠名今並從正史

先是開封府寡婦胡氏訴諸賈負息本錢因盡抱

券書至庭視之有其夫交遊書多知名士沆止為理所
負欠而置其書不問及彥方獄沆又不問越國及所與
交遊者諫官御史以為言上問之沆對胡氏夫七品正
員官彥方舉進士甞廷試雖交貴官與公卿子弟遊無
害也顧臣久在外偶不識之爾帝然其言 左正言賈
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
范仲淹可大用及杜樞貶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
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

毁害及良善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無狀輒戒厲窮詰黷奏諫官御史亦既疎遠未甞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實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廣開言路請如唐太宗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又言執政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遂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禀中書俟㫖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事便皆弗許

追復右監門衛將軍惠州刺史李渭為四方館使渭

前在延州與郭勸同得罪卒旣十年於是勸為言而追復之

三月壬子朔内侍省言今内供奉官有過且勒歸班給半俸俟復赴内祇應方許全給從之

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為集英殿修撰　管勾國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與契丹私相貿易及漏泄機密事者請以軍法論在驛諸色人犯者配流海島若博飲鬬爭欺凌及損壞官物書門壁者亦

行配隷從之　詔天下知縣縣令若差推勘刑獄及應副軍期或權知繁劇者具奏聞其閒慢處輒差而不奏者以違制故失論被差之官亦行責罰差出日月仍不理為資考慶歷七年六月八年五月可考證

己未詔比年山場榷貨務歲額寖虧其公私未便事令三司與詳定所更為條約及江淮發運司專事掊克使民被其患者令三司檢舉之

諫官包拯吳奎陳旭言工部尚書平章事宋庠不戢子

弟在政府無所建明又言庠聞有劾章即求退免表既再上乃不待答復入視事庚申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劉沆為參知政事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彦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帝不聽　改瀘州三江寨為寧遠寨娑婆寨為安夷寨

乙丑龍圖閣學士田況言鄉者淯井監夷人連年攻圍監城水陸不通盆梓路鈐轄司官軍泊白艻子弟近二

萬人討之兵戰死甚衆饑死者又千餘人盖由本監不得人致此請自今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為知監押代還日特遷一資從之

戊辰邇英閣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上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人楊安國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天命之謂性而命人之所禀以生也性人之所賦以分也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情之肆也故

六情相濫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慾也上然之

壬申詔開封府曹官赤縣丞自今並除新改京官人任滿與免遠官初令銓司選用選人一年無過例改京官歲久改京官者甚衆故革之景祐三年三月令銓差選人充曹官

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轉運鈐轄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廣源州本隸交

趾若與其國同進奉即許之

甲戌召近臣及館閣省府官觀瑞竹於後苑退而多為賦頌以獻者舊制羣牧判官不與時閤門使錢晦為羣牧都監殿中丞李復圭為羣牧判官復圭屬晦求與因名之後遂成例嘉祐五年乃釐正之復圭淑子也復圭屬晦

此據江休復雜志嘉祐五年六月始復舊制據會要第一百四卷

封通利軍齊賈婦寧津廟龍女為順濟夫人

丙子黔州司戶參軍柳材為校書郎僉書黔州判官事

義軍都指揮使度仁義父子叛轉運司遣材等入蠻界招出而賞之　置渠州隣水縣榮支鎮廣安軍渠江縣望溪鎮捉賊巡檢各一員　是日魏國大長公主薨主太宗第八女母曰方貴妃主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闥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太宗右諸女加諸王上於主尤所鍾愛容貌類太宗太宗崩宮中每見主即起號慕不能勝下嫁李遵勗肩容皆一時賢士大夫每有燕集主必親視饔饍之節嘗有

盜入主第帝命官訊邑司皂吏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後得眞盜法當死復請貸之故事命婦皆服髲紒進見章獻明肅太后命以珠錯羅巾縚之又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他日固命之然誕節稱壽猶以髲紒入見太后於政事有所訪逮主多語祖宗舊事以諷有請以主教導六宮者主聞之曰吾無徳曷足稱是哉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迺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

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
日誦佛書有白鷺來巢服除不復御鮮華珍麗嘗燕禁
中帝親為主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慶歷中
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内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
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閲圖史
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
吾以速悔尤其視他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遣内侍挾
太醫診視禳禬無不至自皇后貴妃以下皆至第候問

進拜用家人禮奉槃茗進主甚恭車駕臨幸侍者掖主迎立帝命主先坐設御坐於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鄉因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太主奈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耶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太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因命寢門毋簿使從臣問候又募天下能醫者授以官賜御書金字大悲千手眼菩薩又賜玉石金字太宗廟謚皆

以祝主疾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沖淡自若嘗誡諸子曰汝父遺令匱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襲而已吾歿後當亦如是初以暴疾聞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乃即主堂易服坐俟小斂訖再拜奠哭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賜真珠飾棺帷并金銀供器詔乾元節罷樂宰臣固請乃已常歲誕節主入宿禁中俟旦稱觴是日帝追念之遣使持香藥醴饌置匱前制挽辭仍篆碑首曰褒親旌德之碑

夏四月癸未詔曰河北流民相屬於道而吏不加卹乃飾廚傳交賂遺稱厚使客以取虚名非所以同朕憂也自今非犒設兵校一切禁之

甲申知諫院吳奎言國家謹禮法以維君子明威罰以御小人君子所顧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罰也由文武二選為士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儻不以禮法待之則是廢名器而輕爵禄也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臣下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留權之至也自

三代以來雖衰微之世未有不謹斯禮以塞貪暴礪廉隅也近日光禄卿句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並以年髙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早以臣前奏施行二月癸巳光禄卿句希仲分司西京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分司南京　先是奎及包拯皆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並令御史臺以時案籍舉行知制誥胡宿獨以為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念其功舊今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

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朝廷卒行宿言

攷胡宿本傳稱至今有之當考

丙戌以獻穆大長公主子華州觀察使李端懿為鎮國留後越州觀察使李端愿為鎮東留後西京左藏庫使資州刺史李端慤領陵州團練使内殿承制李諒為供備庫副使内殿崇班李評李説並為内殿承制又以其壻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錢晦領忠州防禦使　詔淄青等州自春已来民頗艱食其軍儲留及一年餘盡

以賑貸之

丁亥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吏部尚書陳執中加觀文殿大學士　癸九龍廟池先是廟楹摧圮詔許修葺而為傳池水能愈疾都人赴者不可勝計上以其惑衆而塞之

辛卯契丹國母遣忠順節度使左金吾衛將軍耶律純利州觀察留後曹昌契丹遣懷德節度使蕭果崇禄少卿劉永端来賀乾元節

庚子邇英閣講易鼎卦上問九四之象施之人事如何楊安國對曰鼎為烹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物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而覆餗矣其猶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謹也

辛丑集慶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為太子太師致仕

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奎為樞密直學士京東路安撫使知鄆州時京東盜起奎

至數月盜悉平　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直史館呂公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在職踰年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又置鐵冶佐經用減近邊屯兵使就食京東以省支移諸州增壯城兵專給版築以寛民役又蠲冗賦及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上以為能故加秩而因任之諫官陳旭言公弼藉父餘蔭干求薦引不當遽有此除公弼因是乞罷上謂輔臣曰古之君子貴夫幾諫今則務訐人陰私以沽直名朕不

取也上以公弼為能據本傳云在部四年恐誤皇祐二年二月公弼始除河北漕三年四月遂除都漕在部才一年餘爾陳旭彈奏上云云則據寶訓也

丙午江南東路轉運司言知江州林咸德老昏而通判梅得臣又非才多病請擇人代之上曰一州軍民將何所寄乎其令咸德致仕得臣罷歸

丁未御邇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難問卿等得無為煩乎曾公亮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不能對豈敢言煩上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

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聖學雖堯舜之聰明不是過因頓首稱謝

戊申詔比者齊鄆棣博等州寇盜羣起其令廵檢縣尉會合捕討之其不任職者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察舉以聞

己酉知諫院吳奎言太祖革唐末五代之獘削外諸侯威權專用文臣假守列郡名品雖下而眷待之意固異

常僚故才者得以設施不才者難乎冒進太宗真宗欽承前憲遴選守臣責效既嚴敗官亦鮮故能措世於盛平陛下求治之意固祖宗所同也其如知州之選汎濫太甚京朝官為通判兩任例皆除授不計人才雖於中書呈驗而卒無可否之意其顧待禄賜與通判知縣監押殊無所異又往往待闕至一二年故士人厭薄有辭知州而求監當者請以天下州府軍監地望分為等數其推擇叙遷顧待禄賜考校沮勸誅賞之法更為條令

而必行之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咽喉先朝用人如何承矩守邊累年官止遥郡刺史李允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剋日待遷使後有功者何勸且言在許州應天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人轉運使所使察官吏能否與民疾苦而數易如此豈能究宣朝廷德澤乎舉正所言不得其時姑附吴奎論知州後當考　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曾公亮為翰林學士公亮自為集賢校理即預經筵凡十

餘年上每厚遇之及遷學士管勾三班三班吏世所賤薄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皆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占署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座側案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為後至者皆莫能易

五月庚戌朔詔恩冀等州旱其令長吏精虔禱雨決繫囚無或淹滯仍令轉運司體量今年夏税以聞

辛亥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本上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

束帛以勸之

丁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毋得佩魚若士人選授至提點五房者許之

丁卯召近臣館閣臺諫官觀書於御書院

庚午宰臣文彦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以搢紳之間多務奔競匪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躁求者庶幾知恥伏見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奬其退静嘗特遷

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且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後五六歲不出仕宦好古嗜學安於退靜並乞特賜甄擢詔賜壞三品服召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維令學士院與試安石維並辭不就安石臨川人維億之子也記聞又有曾公定姓名實録無

有當考

壬申初置河渠司隷三司命鹽鐵副使戶部員外郎劉湜判官金部郎中郃飾領之　太子中舍知長水縣孫復簽書南京留守判官事兼南京國子監說書初知諫院吳奎等言復坐狂人孔直溫贈詩由國子監直講謫降再更大赦未復舊資况復素不與直溫相識若遂沉棄恐知名士為姦徒所誣則善良難以自立故稍遷叙之實録云由諸王宫侍講謫降按復本傳及墓誌未嘗為諸王宫侍講也但為國子監直講爾

乙亥頒簡要濟衆方勅長吏按方劑以救民疾

丁丑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六月丙戌詔宗正寺春秋朝陵遣本寺官一員省視禮料及察行事之遺失者其軍人並給儀注衣帽無致瀆慢

丁亥無為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寳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知軍茹孝標

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戊子汝州部署楊景宗求為郡上謂輔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許本傳云景宗願還明堂恩所改官求為郡帝不許復授建寧留後按二年十一月丙申景宗以左監門衛大將軍汝州鈐轄復建寧留後本州部署實録已載並不載聖語于此始載之又不載景宗願還所改官事當考

壬辰同判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薦于宗廟有司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損敗自今令禮院預行

闕報於次日薦之庶以稱奉先勤盡之意從之

乙未給事中權知開封府魏瓘知越州初内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廷物付開封驗治獄未上内降釋之知諫院吳奎言陛下前因祀明堂下詔凡求恩澤若免罪内降指揮者所承官司毋得施行瓘敢廢格詔書請論如法瓘坐是出

丁酉上謂輔臣曰近遣内侍往嘉州祈雨而本州具僧道威儀迎候境上如此則遠人多擾矣其令轉運司禁

止之　詔威茂黎集壁等州及戎瀘州通判自今令轉運司舉本路京朝官知縣前任成資今任一年或前任一年今任二年者為之俟滿三年理初任通判

諫官包拯言臣讀先朝實録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滿當代先帝徧閲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

以小疵掩其大德今兹立朝之士誰為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過相糾訐近乎公鑒其愛憎唯托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患如此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逮乎擯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讒如楊紘王鼎王綽等曽並叙用未復職任者

並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奮慕積和之氣洽乎上下矣戊戌徙知越州刑部郎中楊紘為荆湖南路轉運使王鼎先自深州徙知建州尋亦除提點河北路刑獄閲前在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治姦贓愈急所舉劾於貴勢無避明年六月緈除江西憲惟鼎除河北憲不得其時今附此時盜鹽茶者衆鼎一切杖遣之監司屢以為言鼎不為變

辛丑天章閣待制梅摯請復百官進對上曰今朝廷得

失軍民利害自公卿至于士庶皆許指事而陳之縱渉繆妄亦未嘗加罪何用此紛紛也

癸卯右屯衛大將軍克悚為左龍武大將軍克悚德鈞孫也獻所為文召試學士院特遷之克悚父承鑒德鈞子

丙午改廣州南海縣為番禺縣

秋七月辛亥詔開封府齊國大長公主葬其踐蹂田稼者遣官檢視減其租

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止以百人為

限

癸丑詔外任少卿監以下年七十不任釐務者其令轉運提點刑獄司以聞在京委御史臺審官院嘗任館閣臺諫及提點刑獄者令中書裁處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則優加恩禮不須用爲定制

甲寅賜陜州草澤魏閑清逸處士閑野子世有隱德知州李昭遘上其行義故有是賜

先是太常博士李壽朋言帝后諸陵薦饗皆有時獨昭

憲皇后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夘誕育二聖爲國文母而二仲之祀不及於禮未安禮院言朝拜儀注牲牢並如太廟常饗例諸陵止奠一爵而安陵奠兩爵兩賛再拜但祭饌不兼設葢有司失之乙夘詔安陵昭憲皇后祝版幣帛御封香牲牢依太廟同室禮更造諸陵祭器貯别庫壽朋淑之子也

丙辰詔兗州仙源縣自國朝以來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

復以孔氏子孫知縣事

丁巳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案太常天地宗廟四時祠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義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哲王隨代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有行遠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

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玆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勑執事逺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追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徳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懐恭惟神徳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沖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

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
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恭依
辛酉河決大名府館陶縣郭固口
乙丑上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矣中
書未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其甚
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彦博等慙謝而退於是自鄂州王
開台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對移者
凡十六人實録不載文彦博等慙謝及十六人姓名今從會要

丁卯免天平軍節度推官沈起擅去官私罪初起因父疾請假不待報而歸法官論以私罪上曰若此何以厚風俗其除之起鄞縣人也

己巳知制誥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圖志五十卷

庚午宿州言百姓董奉者屢嘗獲強盜近又與盜鬬死其子海復獲所鬬盜三人請加甄賞上曰海非獨除去民害兼能復其父仇宜優賞之遂以為三班奉職賜袍

劄銀帶就差本州巡捉盜賊

先是虞部員外郎通判濮州井淵部夫張郭為羣盜所執已而得脫責監全州稅淵清豐人也殿中侍御史張擇行言井淵身任按察為通判不能為國除盜而反至為盜所縛其辱命甚矣降充監當斯協公議知州聶世卿盜發所臨罪固有在今聞止移萊州亦乞降充監當

癸酉職方員外郎知萊州聶世卿降知信陽軍世卿冠卿弟也會要皇祐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書世卿責信陽軍令從之按實錄於五年七月乃書井淵責全

州監稅蓋誤也今附世卿末責前

乙亥徙判澶州宣徽南院使彰信節度使李昭亮判成德軍昭亮辭判澶州也知成德軍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李昭述為龍圖閣學士知秦州樞密直學士刑部郎中吕公綽赴闕已而御史中丞王舉正知諫院包拯言昭亮素姦回妄有所請昭述懦庸不宜付以重鎮公綽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代還恐更圖進用乃詔各復任如故復任在八月壬午今并書公綽通敏有才然夷

簡執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時漏除拜以市
恩時人以比竇申　初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孫沔
既除母喪授陝州都轉運使沔求知明州許之於是京
東多盜乃徙沔知徐州沔明購賞誅罰盜以故止　降
提點河北刑獄度支郎中席平知棣州以職業不修也
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初馬氏科民採木不
以貧富皆計丁取數國初量給其直令隨稅輸米而重
輕不等貧者苦之上命三司取最下數為準凡歲減十

萬餘石韓贄使荆湖奏罷丁米贄本傳云爾然此時贄猶未出八月丙戌乃受命恐贄傳飾說今不取趙良規為湖南漕奏罷馬氏所賦丁口米數萬石良規本傳載此當考

丁丑賜汴河役卒緡錢　醫官使齊士明等援例乞同管勾本院公事上曰士明等輒敢違條妄陳以供奉藥餌有功效特免劾罪令提舉所嚴加戒勵